

中国当代
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
精品书系

少军 主编

当他抬起头望向阳台上的女孩子们时，
他的眼睛里满含着善意，
那是即使他怎样懊恼发火也掩盖不住的发自内心的善意。

阳台上的女孩

张玉清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台上的女孩 / 张玉清著.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3

(中国当代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精品书系 / 少军主编)

ISBN 978-7-5328-7713-3

I. ①阳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10653号



关于作者

张玉清，笔名玉清，河北省儿童文学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两次获得冰心图书奖，两次获得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六次获得读者投票的《少年文艺》“好作品奖”，《少女安琪》获《儿童文学》童话擂台赛金奖。2005年被评为第二届河北省“十佳青年作家”。作品《小百合》等十几篇在日本翻译发表，在日本出版了《玉清研究》。

《无暇》选入北京市中学语文课外读本，另有多篇作品入选各类儿童文学选集。已出版长篇小说、小说集《青春风景》《少年行》等十二部。



小百合.....1



阳台上的女孩.....10



艰难的进步.....21



一诺千金.....46



有一个女孩叫星竹.....61



风景.....81



较量.....98



爸当治安军的日子.....118



女孩儿和蝉.....135



宠物猪.....141



做成标本的小燕子.....155



地下室里的猫.....159





小百合

我和刘超走在师范女生宿舍楼的楼道里，从一间宿舍里出来一个女生。

刘超立刻来了精神，他大声说话，故意做出一些看上去挺帅其实毫无意义的动作，以引起那位女孩的注意。那女孩果然偏过脸看了他两眼。刘超很得意，但我敢说那女孩至少看了我四眼，而且目光比对刘超的更友好。

楼道很窄。和女孩擦身而过时刘超故意撑开身子走，女孩不得不怯怯地侧转身。走过几步，刘超回头看看，低声说：“这女孩，真盖了！”

“盖了”就是“盖帽了”，就是“棒极了”的意思。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这个女孩是刚入学的新生，二十九

班的。她就像一枝柔弱洁美的小百合。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便在心里偷偷地叫她“小百合”。

“你应该多看些文学方面的书：诗、小说、散文。”我对刘超说。他诧异地望着我。

我说：“她是诗一般的女孩。”

刘超很惭愧，还有些发窘。他从此以后再也没说过她“盖了”。

我们找到女班长办完了事情回来，在楼道门口又碰到了小百合。她拉开门走进来，我们紧走几步赶到门前，她此时若是放开手，门便会很重地弹回来。我已经作出了挨撞的思想准备，但她没有放手，她站住用手顶着门，眼睛望着我。我赶紧伸手拉住门，她才放手走开。

走出了很远，刘超嫉妒地骂了一句粗话。



男生宿舍在晚自习后到熄灯的这段时间总谈论女生，我们称它为“第十一节自修课”。小百合很快就成了谈论的中心，大家叫她“丽妹”。

“丽妹盖了，盖了广告的帽儿了！”

“世界之盖！”

“她简直没有缺点。”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她的声音也许不会很好听，可惜没有

听到过。”

我的脸忽然发起烧来，烧得滚烫。

和我坐在一起的刘超问我：“你怎么啦？病啦？”

我摇摇头，对他说：“出去走一走。”

夜风很清爽，可我脸上的烧过了好一会儿才退下去。

路灯下，我们竟意外地碰到了小百合。这太意外了！我高兴得有些颤栗，刘超则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

小百合坐在路灯下的大青石上看着一本什么书，她没有发觉我们。

刘超拉着我便要走过去，我知道他早已想好了该说的话。但我把他拦住了：“别打扰她。”

我们悄悄地从甬路另一侧的树的阴影里绕过去，频频地回头看着她。静静的，她就像我曾经在梦里见到的一尊女孩雕像。

我们回来的时候，小百合已经不在了。第二天，我和刘超又在路灯下看到她，但我们仍然悄悄走过去。

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一个雨后的晚上，空气异常清新。我们终于鼓足了勇气走到她的身边。

她站了起来，把书搂在胸前，有些惊奇地望着我们。夜风抖动她的连衣裙，飘逸极了。

我有些不知所措，一向潇洒倜傥的刘超也呆在了那儿。我们谁也没想到她竟会是这样一副怯怯的如小鸟的神态。“你……一个人，

不害怕吗？”

她笑一笑，轻声说：“还好。”

此后，我和刘超不再去路灯下了，我们不忍打扰她。每天，我们站得远远的，只要看到有一个小身影静静地坐在路灯下，便放心地离开。

三

有一天，刘超到处找我，找到了就对我说：“她叫田晓慧。”

“骗人！你怎么知道的？”我不信。

“真的，千真万确！在她们教室前，我听到她的同学叫她的名字。我要是想骗你，也不会在这件事上骗你。”他说，很着急，出了一脑门子汗。

我们心里像突然有了某种收获似的，一直到晚上都很兴奋。

晚上，男生们照例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丽妹”。刘超忽然对大家说：“以后，别再叫她‘丽妹’了，太俗气！她的真名叫田晓慧。”

宿舍里刷地静下来。猛然一下子知道了早想知道的她的名字，大家一阵沉默。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生说：“这更俗气，还不如‘丽妹’好听。”

“怎么，叫丽妹怎么啦？你和她难道莫非也许可能如果假如……”另一个男生要起哄。

“你小子乱放屁！我揍你！”刘超跳到地中央。

“算了！那就叫她‘晓慧’吧。”有一个男生折中地说。

大家立刻都赞成。

“他妈的！”刘超骂了一句。

全体男生哄堂大笑。刘超在笑声中涨红了脸，他歉意地望着那个刚才被他骂过的男生，自嘲地笑了。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大家接着起哄。

但是从那以后，男生们再也没叫过她“丽妹”，都改叫晓慧，谈起她时都自觉删除了那些不敬的成分。只是我心里仍然偷偷地叫她小百合。

男生们谈论起女生若不加些不敬的成分是要把大家憋坏的。于是大家在谈起田晓慧的同时，便捎带着谈起班长李红以及其他几个让人扫兴的女生，把那些节省下来的坏语言送给李红她们。给李红取了一个绰号：阶级斗争脸。就是说李红一见到男同学，脸上便绷起了“阶级斗争这根弦”。

其实李红长得并不难看，她要是绷脸还可算得上好看。我们的刘团支书便很喜欢她，每当大家谈起李红时他便缄口不言。



一天，刘超请假回家了。晚上我独自一人偷偷去找小百合。我

不知道我是怀着什么目的，只朦胧地觉得有一种愿望。

她像上次那样站了起来，搂着她的书，眼睛望着我。我看出，她的眼里闪过一线光彩。

“你……好！”我说。

她笑了：“你们有好多天没来这里玩了。”

“我们本来也不是常来玩的。”我说。马上不自然起来，好像已被她从这句话窥探去了我们的秘密。

她大概没有悟出这句话的深意，只是问：“今天那位怎么没来？”

“他回家了。”我不敢撒谎，虽然这样回答会使她识破我心里的东西。同时我真不愿意她问起刘超。

她发觉了我的不自然，笑一笑，解释道：“我只是看他经常和你在一起。”

“我们是好朋友。”我说，一面觉得有些对不起刘超。看着她手里的书，我问：“什么书？你天天来看。”

“一本诗集。”她说着把书的封面朝我晃了晃。

“你喜欢诗？”

“嗯。”

“你本来也是一个诗一般的女孩。”说完这话，我的脸红了，很后悔。太唐突了，她也许会生气。

她没有生气，只说：“很晚了，该回去了。再见！”

我有些恋恋不舍，讷讷地说道：“我知道你的名字。”



她笑了，好像什么都明白似的望着我，问：“明天，还来吗？”

我赶紧点头说：“来，一定来。”

回到宿舍，同学们还在闲聊，我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偷偷摸摸上了床。这一夜，我没有睡好。

五

可是第二天，学校忽然召开校会，郑重宣布为了学生能劳逸结合，今后不准学生晚自习后在路灯下看书，到了熄灯时间就得休息，否则按违反校纪论处。

当然不能再去路灯下见面了。

过了两天刘超回来了，我没有对他讲那天晚上的事情，只是很忧郁地告诉他：“学校不准在路灯下看书了。”

一直有好多天，我躲着小百合，不敢让自己碰到她。

刘超发现了一条小百合经常去散步的小路，怂恿我和他一起去。我坚决不肯，也坚决地把他劝住了。

后来，刘超怀疑我了，问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回答说：“没有。我只是想，我们那样算什么呢？”

刘超怔了怔，神色黯然了：“我也不知道，我只是非常非常想每天都看上她一眼，别无他求。”

“我也是，”我说，“但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那样会给她带来什么，我们也许就会在无意中伤害了她。”

“那，你说呢？”

“我们远远地看着她就是了，不要走到她身边去，我们远远地护卫她，好吗？”

“好吧。”

沉默一会儿，我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我是自私鬼，刘超。”

刘超莫名其妙地望着我。我真想把那天晚上的事情讲给他听，但我忍住了。我要让那个美好的夜晚秘密地留在我心底，永远只属于我一个人。

那以后，偶尔碰到小百合，她便笑笑，但只是很自然地一笑，并不做出特意对我笑的样子；我也是像她那样地一笑，好像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但是那时我便会想起那个晚上。

我曾经告诉她我知道她的名字，不知她是否也知道我的名字？



阳台上的女孩

那天下午自由活动课，予倩她们站在教室的阳台上。

教学楼的东侧紧邻马路，她们站在二楼阳台的东角上，倚着栏杆，马路便近在咫尺了。课间，每当她们感到百无聊赖了，便会这样站在阳台上，将马路上的一切尽收眼底。

正对着她们是镇卫生院的大门，那天有两个人正在为卫生院安装院名，是半米高的有机玻璃做的大字，很漂亮。字用胶粘在大门上方的墙上，她们站在阳台上时，那两个人刚开始做活，一个中年人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忙碌，底下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做他的助手。

首先是无聊，然后是好奇，她们大约在半分钟之内就看得津津有味。已经有两个字粘好在墙上，金光灿烂，光亮得像镜子，漂亮极了。

“那个‘宁’字粘得不正——！”

亚军忽然大声说，她是个最喜欢“讨厌”的女孩，亚军说完向

另外几个姐妹挤挤眼。

就见那青年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计退后五六步仰起头仔细审视墙上那个粘好的“宁”字，好像并没有粘歪。他回过头用询问的目光看着阳台上的几个女孩。他们之间的距离仅隔着一条马路，几乎能看见对方的眼神。

没人应声，亚军往同伴身后缩了半个身子。

那青年转回头去，有些犹豫，仍是审视着那个字。

亚军又来了精神：“你再往后退几步看试试！”

青年闻声往后退了两步。

“再退！”亚军勇气倍增。

青年又退了两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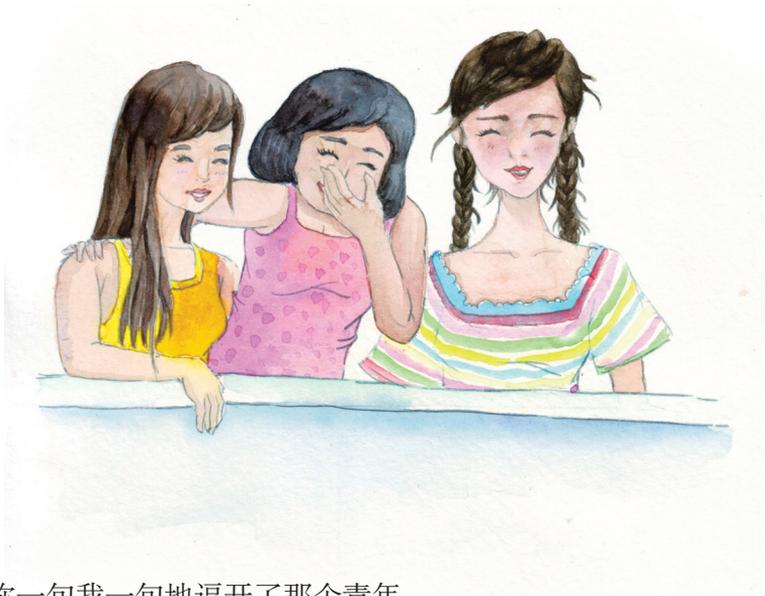
“退！再退！”这回是命令的口气。

青年又退了两步，就像是很听话的学生随着老师的口令做的那样，亚军说一声“退”他就应声退两步，都退到马路的这边来了，他一直仰着脸认真地审视那个字究竟“歪”在哪里，此时他终于确信了那个字一点儿也不歪，粘得很正。

他这才明白上了亚军的当，但他找不到目标，只是回过头冲这帮阳台上看热闹的女孩们自嘲地笑了一下，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随后又赶紧忙他的活计去了。

予倩亚军几个女孩嘻嘻哈哈笑起来了。

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首先是无聊，然后是为了有趣，她们几



个你一句我一句地逗开了那个青年。

“嘿，那个‘河’字也不正！”

“‘县’字挺正，就是字太难看了，谁写的？”

青年不再理会她们，顾自忙手里的活。他正在往下揭字面上的保护纸，这是一项须小心在意的活，弄不好会将字弄坏。

“瞧，还真专心呢，像个女孩子在绣花！”亚军说，越发地放肆了。

青年抬起头，略带腼腆地向她们笑笑。他也许是误把说这句话的人当成予倩了，那眼睛分明是望着予倩的脸。予倩赶紧往亚军身后缩了缩。

几个女孩子像活泼的小鸭子。

“喂，做这几个字要多少钱呀？”

“喂，你手里的是不是个‘钱’字？”

青年手上正在揭“钱”字上的纸。

“喂，你是不是很爱钱啊？”

“喂，你怎么不说话？”

“喂，字又歪了！”

但她们始终没有逗出青年的话来，他最多是转头向她们笑一笑，他很忙。他揭好了一个字，就用一个小木棍往字背面抹上胶，再递给梯子上那个人，由他小心地粘上墙。

“喂，我说你们做活也太糊弄了，这么大的字用浆糊能粘得住吗？”亚军明知道那不会是浆糊，但她故意逗他。

这回青年终于开口了，他瞪大眼睛看着这帮调皮的女孩子，大声分辩：“谁说这是浆糊？这是地板胶，粘上墙，铲都铲不掉！”

亚军跟他逗：“雨淋呢？”

“不怕雨淋。”

“水浇呢？”

“不怕水浇。”

“哟，看你的鼻尖上有一块脏！”亚军忽地变成大惊小怪的腔调，“难看哇！”

青年一听，本能地抬起手背去蹭了一下鼻尖，

